

尘世间

■黄建明

横塘先生湘湖缘

在瑞安芳庄乡行己村的文化礼堂里，我在墙上看到了宋时大儒周行己的介绍。

行己村原名周坞村，村前有三十二溪流过，是旧时手工造纸大村，至今留有从宋至今的纸碓纸槽遗迹多座。2019年四村合并时经村民要求改为现名。周行己之贤，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当周行己高中进士时，京师贵族争欲妻之，但他遵从母亲意愿，拒婚回到家乡娶姨母盲女为妻，时人赞誉有加。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贤能人士，受到后人推崇与爱慕，当在情理之中。

周行己出身书香，为元祐六年（1091）进士，对永嘉诸儒影响很大，开创“永嘉学派”的鼎盛时代，自此学人辈出，让千百年后的我们，通过瑞安当地的书院、藏书楼、纪念馆、文化礼堂，一窥千年前的风华。

周行己少年时与同乡许景衡为同学，后成为一生的挚友。而这个许景衡，与萧山湘湖是有渊源的。

“春日横塘绿渺漫，扁舟欲去重盘桓。谁教向晚帘纤雨，又作残春料峭寒。”这是许景衡的诗作，收录于其创作的《横塘集》。许景衡的《横塘集》有20卷，与周行己的《浮沚集》一起是如今可见最早的两部温州文人的传世文集。

许景衡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与周行己同为宋代名儒，将所学洛学传入温州，为后来永嘉学派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后人称之为“横塘先生”。

《横塘集》中有一篇文章，与湘湖有关，这就是《方文林墓志铭》，后被收录于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这个方文林，就是协助时任萧山县令杨时开挖湘湖的大功臣。要不是《四库全书》收录的许景衡写的《方文林墓志铭》一文，方从礼其人和事迹恐怕还要在历史的迷烟中消失多时。

大儒许景衡为什么要给“九品芝麻官”的方从礼写墓志铭？从许景衡在《方文林墓志铭》结尾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方从礼品行是十分肯定的，甚至是有些敬仰的。方从礼在温州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官，“敏于为吏，死于勤事”，这样的官誉与人品，使温州人许景衡怎能不感动呢？在古代，写墓志铭是件大事，必大儒者或高官者才能写，而许景衡是“温州元丰九先生”与“瑞安四贤”之一，又曾担任尚书右丞，因此写墓志铭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人选，故方从礼的弟弟远赴瑞安白门恳请许景衡来写。

许景衡之所以自号“横塘先生”，取自他居住之地。无独有偶，在湘湖，也有两处地名叫“横塘”，一处位于北口萧绍运河边，一处在南口的“牛埭”，这两处地名的由来，不知和许景衡有没有关系？

方从礼祖籍新安，家乡是台州，这两处地方估计已找不到他的墓地了，当然也找不到写有墓志铭的石碑了；幸亏纸上的墓志铭，被收录在原作者的文集之中，而原作者由于在文坛享有盛名，他的著作恰好又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这一连串的偶然，最终使方从礼的墓志铭留下了纸本，成为他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文献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湘湖的历史应该感谢许景衡，湘湖的文化更要感谢许景衡。

在芳庄乡，村还是那个村，溪还是那条溪，许景衡还是那个许景衡，正因为与湘湖的那层关系，我对诗风清新隽永、文采生辉许景衡的崇敬，又增添几分。

在瑞安，领略与湘湖有缘的许景衡的神采，心境顿时开阔，心情突然舒畅，他的脚步在千年之后，依然咚咚作响。我慢慢靠近他，油然而生一种对生命的追问，值得我去一生仰望。

职场事

■戴琴雅

兵到用时方恨少

在我进入公司前，袁大鹏就已经是声名显赫的财务总监，对于这个袁总监，我是既爱又怕，别误会，这个爱跟那个爱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爱袁总监，仅仅是因为袁大鹏出身基层，学历也只有高中，这样的人做财务总监，对底下人来说是压力却也是福利，刚到公司，我负责的是成本核算，这块工作，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好在，我有几年年间统计的经验，在成本归集、工时定额、工艺流程方面很有优势，有了这些基础，再利用系统所学的财务知识，将费用、资源、耗用等要素归集，每个月做个成本分析，按部就班给个非标报价，都难不倒我。

那时，袁大鹏算盘做账，所以，对我报告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动态图很是佩服，于是，在大会小会上，袁大鹏不止一次拿我的报告当案例，让其他同事学习应用科学武器，这点，让我既得意又汗颜，行业内的人都晓得，财务人员娴熟应用EXCEL跟司机理所当然要搞清油门刹车一样正常，这样的才华，实在不值一提。

还好，之前的同事多是跟着袁大鹏打天下的泥腿子，所以，他们也能谦虚地跟着袁大鹏高看我一眼，纷纷向我请教数据分析，PPT制作等等基础性功能，不然，在一群“高手林立”的资深财务中间，哪有我立足的份。

之后几年，随着业务不断扩大，经营数据也跟滚雪球似的，一下子膨胀了几十倍，这样，老板的心思就活了，眼看着边上企业一家家运作上市，他也坐不住了，请来外头公司来当评委，结果显示，离上市的门槛果然不远了。于是，在未来的五年规划中，“上市”二字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要上市，财务首先要走专业途径，于是，审计来了，一看账本，老师摇头了，这年月，哪还有这样做账的，不行；接着，事务所来了，一谈，袁总监首先露怯，“我是大老粗，没正经学过财务，只是当年跟着老板打天下，财务用自己人比较放心才当总监的。”此话一出，券商也傻眼了，谁都晓得，企业一旦上市，首先要规范的就是财务，尽职调查通不过，审计

报告通不过，想都不要想。

没办法，老板开始四处选人，先是内部，扒拉来扒拉去，翻了个底朝天，没一个满意的，当初，袁大鹏肯定是指望自己能在总监这张金椅子上终老的，所以，什么梯队，什么徒弟，什么授权，他一样也没干。

既然里面不成，那就外部招聘喽，对于外聘，袁大鹏倒异常热心，什么猎头，什么闭门招聘，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结果，又没一个中意的，公司其他高管不服了，说，茫茫人海，就没个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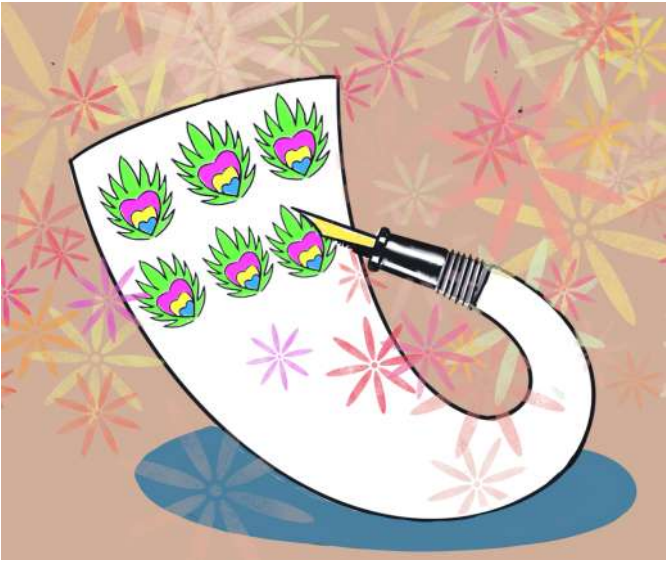
袁大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哎，这年月，听话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听话，真正的人才，可难找了。”

哈哈，袁总监是我前任上司，当年，我在他手下窝了三年，看不到半丝希望，于是，跳槽了，关于如今袁总监到处招兵买马的故事，我也是偶然听前同事讲起的。

醉花阴

■赵雪峰

《自传》不是自己事



《写自传》 赵雪峰 作

写自传是一个很繁杂的工程，我动过多次念头，却始终没有动笔。我自认为生活经历和情感色彩比较丰富浓烈，如果真的写出来，必定是活灵活现，感染力超强。不过，写自传一定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画过一幅题为《写自传》的漫画，画中一只状如孔雀的钢笔回头把自己的过往描绘成孔雀翎毛一样美丽。

我画这画是嘲讽某些不实的虚夸，抬高自己，不讲真话的风气。我十分厌恶那些粉饰自己，处处显摆，把自己说得像一朵鲜花一样美丽的文风。

有人说，人类最大的智慧就是充分认识自己。而能够做到充分认识自己其实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也不是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世界观的问题。

人的经历，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阳光也有风雨，有过五关斩六将的高光时刻，也有败走麦城的低谷黑暗，只有这些，才组成人的丰富一生。写自传不比发朋友圈，发朋友圈时，你可以展示自己最精彩的活动和值得炫耀的事。可是写自传就一定要认真负责、全面可信，来不得半点虚夸。

其实，写自传是个人的事，你怎么写，对自己如何评价，这完全是自己的好恶，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你如果拿给人看，那就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特别是熟悉的人，人人都有记忆，个个心中都有一杆秤。

五味子

■徐舟

一苦一乐相磨练

曾在《菜根谭》中看到过，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忽觉学习并无不停歇的苦与乐，不畏苦，明惜乐，方可渐入佳境，致远无穷。

何谓学习之苦？新学纷至，心器难容。新知识的复杂性会导致大脑在挣脱原有认知框架时产生特殊的“生长苦痛”。信息过载过后，人们为克己自律，在对抗拖延，保持专注时需经历自我损耗的辛苦。而检验学习成果时，自我要求与社会期许更会带来心理负担，甚至引发对失败的恐惧，挫败的酸苦。

何谓学习之乐？茅塞顿开，怡然自乐。与生长苦痛相对的，是突破瓶颈后的欣慰。而待到聚沙成塔，知识储备与技能精进通过检验后，无不印证自我效能提升的满足。再到厚积薄发之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不仅使现实问题得以解决，更使心境不断完善，真正感知充实的快乐。

而我以为，苦与乐看似对立，实则相互依存、转化与统一。痛苦为快乐的必要条件。若无学习初期的苦，则失其过程之乐。书法练习中起初的生涩、手腕酸痛的苦和字迹逐渐遒劲时的乐，在学习的过程中如阴阳太极相生。

快乐是痛苦的转化结果。若无无乐的期待，痛苦亦失价值。语言学习者经历积累的枯燥，最终获得自由交流的舒心。“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苦乐在对比中不断明确，在量变到质变的跃迁中不停转化，指导学习的难度与自身能力相匹配时，心境专注者甚至可以进入心流状态，即产生自我与外界高度融合的愉悦。所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更是如此。

避免痛苦超载，消耗身体健康学习，提防快乐过剩，自我感动式学习，抑或引发惰性。建立苦乐的意义锚点，能减少工具理性的苦，只为结果而学习，痛苦极易被放大；增加价值理性的乐，因喜爱而探索，不畏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均苦乐之宜，衡苦乐之度，调苦乐盈虚，实为致远之通途。此便为我的学习苦乐观。

悠悠事

■章舒雯

故乡黑黑的夜

我是一个怕黑的人。从小就怕。现在想起来，这怕黑的毛病，就是小时候给吓出来的。我们住的村子里，大多是像姥姥姥爷这样上年纪的庄稼人。为了次日的农活，都不贪黑地早早睡了，不留点灯光烛影。于是，乡下的夜晚，几乎便是黑暗的天下。而睡不踏实的我，常常被那挤进窗缝的细长月光晃得醒来，在夜里睁大眼睛观察动静。窗外的风也不闲着，时不时摇动窗棂，还夹杂着远处隐隐的狗吠声，像个不怀好意的偷儿，肆无忌惮地卷走我的睡意。于是，我总是在夜里惊惶地坐起，又忽地把自己埋进被窝里。这样的夜晚多了，渐渐地，我便也习以为常。偶尔夜半惊醒，也会伴着身旁姥姥那一阵阵令人安心的呼噜声安然睡去——这份对于夜晚和黑暗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但我也并不厌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倒也成了故乡给我留下的烙印，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点点寂寞——我倒有些怀念那些夜晚了。

夏日的傍晚，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摆出板凳和躺椅，在院子里纳凉。在这时，我最喜欢陪着姥姥和她的几个好姐妹拉家常，天南地北地聊，一边聊，一边等着夜幕降临。我也乐意和沉默的姥爷一起，摇着蒲扇，看天慢慢黑下来。这时候，天像是被墨浸透了，我看不见姥爷。寂静包裹着我，我伸手，捞了一把芝麻糊般浓重的夜色，只觉天地间好似恢复至盘古开天地前的混沌状态一般，又新奇，又害怕。在这样的夜里，那白日里聒噪的蝉鸣倒悦耳起来，姥爷专属的呛人烟味儿也闻着甜香甜香的了；黑夜封锁了色彩，倒令我其他的感官更加敏锐。夜越发深了，掠过院子的习习凉风倒也舒爽。身旁老摇椅间或“嘎吱”的一响和那轻轻为我拍打着的蒲扇透出惬意的味道。我凑近瞅了瞅姥爷，他黑亮的眸子正瞧着我，笑弯了眼。

这样的夜，一个小院就是整个世界。有一回，也是夏夜，我跑去和邻居婆婆聊天。那时的我还很小，婆婆也还算年轻。“真羡慕你姥姥呢，”我听见婆婆叹了口气，“我也希望有个小孙女陪着我哩。”嗯？有了孙辈，不会更操心吗？我不禁想起，姥姥为了我们几个小孩忙得团团转、起早贪黑的模样。夜色一点点厚重，我看不清婆婆的表情。“啊……你以后就懂啦。”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婆婆的心境。上了年纪，女儿出嫁了，生活变得冷冷清清——现在想来，我忽然好像明白了自己怕黑的根源：我怕的是孤身一人，是一个人对魑魅魍魉而无处归依。没有了牵挂，没有了思念，没有了根，才会遁入黑暗而无处可去。而姥姥和姥爷，还有故乡的人们，恰恰是我抵御暗夜寒凉的勇气，是我最深切的挂念，让我无论在何时都有踏上归途的底气。

刘亮程说：“人非草木，家却是根，将人牢牢拴在一处。”如今的我已离乡多年，故乡也建起了新房，夜晚也无惧风雨与幻影——我却开始怀念那些旧时的夜了：那模糊却熟悉的失眠，恰是我对故乡最深切的记忆，也提醒着我时时反顾：无论走多远，还要记得家的方向；无论飞多高，也要寻回家的根。怕黑不要紧，要紧的是别忘了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人。有了这份牵挂，梦里也只会是在故乡。

尖尖角

■杜昊锐

母爱淬炼的甜

“我不吃！”我倔强地一挥手，留下妈妈愣在原地，眼眸中满是错愕与无奈。地上，几颗核桃仁掉落，像是无声的抗议，诉说着我的任性与无知。我摔门离去，走出小区，天空也似乎感应到我的情绪，渐渐笼上了一层阴霾。

期末考试迫在眉睫，妈妈为了让我补补脑，特地剥了一碗核桃仁。可我，却对那苦涩之味十分拒绝。起初，我还勉强嚼上几口，但越嚼越觉得难以下咽。终于，我跑到小区转角，毫不犹豫地將核桃悉数吐出，全然不顾妈妈那失落的眼神。

“吃了对孩子好。”妈妈总这样说，可每当我看见她端着瓷碗过来，脑袋厌恶地别过脸——那些淡褐色的果实裹着苦涩的薄衣，在齿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涩，对妈妈的核桃补脑一说更是嗤之以鼻。

那夜，我依旧在灯下埋头苦读。突然，小腹一阵酸胀，尿意如潮水般涌来。可外面漆黑如墨，我着实不愿踏出房门半步。犹豫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轻轻推开门缝，窥视着外面的动静。咦？一楼的灯怎还亮着？我悄悄地走下楼一看，只见妈妈独自坐在客厅，手里紧握着那把小小的核桃钳，月光如银，洒在她的身上，给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听咔嚓一声，核桃应声而裂。妈妈小心翼翼地拾起核桃仁，一颗一颗地放进碗里，那动作，如此专注，如此温柔。那一刻，我愣住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核桃钳突然打滑，碎壳迸溅的瞬间，我看见她慌忙把餐巾纸往手指一抹，白白的纸巾渗出了红色。我这才发现，妈妈的手，已经苍老，布满了斑斑痕痕，那是她为我付出一切的见证。纸巾下渗出的不只是血丝，还有某次结痂的烫伤，以及我每次摔门时震落的尘屑。那道殷红伤痕已烙在我视网膜上，与童年打碎的体温计里游动的汞珠重叠。易腐桶张开黑洞吞噬琥珀残骸时，我们都假装听不见年轮断裂的声响。

清晨，瓷碗又一次推到我面前时，我数清了罐底沉淀的岁月：二十五天，三百五十颗核桃。捻起一粒放入口中，我咀嚼着那些被吐掉的黎明，尝到糖蜜在褶皱深处结晶。原来妈妈早已用针挑去了所有苦衣，那些我看不见的清晨与深夜，她的指尖划过锋利的棱角，将爱意熬成剔透的糖衣。

此刻书房的灯光下，玻璃罐里琥珀色的果实泛着温柔的光。我忽然懂得了，那些皱褶里藏着的，原是母爱淬炼的甜。